

主席老那天

作者：莫言

(上接9月20日第9版)

闲话不说，书归正传。轮到我说，我也想说刘甲台，哭出一点眼泪，赢得班长的表扬。但心里没有悲和恨，挤鼻子弄眼，死活也哭不出来。其实，我特别希望能恢复高考，因为像我们这种中农子弟，永远不可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，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茧。当时，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，纯属一句空话。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，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子女们抢的，哪里轮到村里人？但如果是凭考试分数，我也许还有希望。因为我的大哥就是在“文革”前考上了大学。尽管我心里对《决裂》有看法，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深受了感动的样子，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，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。痛骂之后就是歌颂，歌颂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伟大成果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有啥成果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中国老百姓里，除了张志新、遇罗克等人，敢于舍命坚持真理，其余的绝大多数，都跟我一样，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。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，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。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，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。但我想，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，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。手里掌握着真理，又不敢挺身而出，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，人生就“难得糊涂”了。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，大概就是这意思。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：孔夫子说“知之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，我理解这话，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，不要像有的人那样，林彪当副统帅时，祝他“永远健康”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，但等到林彪一出事，马上就换了一张脸，说：我早就看出来，跟在毛主席身后，一脸的奸臣相。

我们正批着邓小平，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。我们单位人少，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。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，据他自己说他的爹跟着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，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。虽说是高干子弟，但他却出奇地吝啬，好占小便宜，夜里值班时，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，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。因此他在我们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。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：滚滚滚，没看到我们在批邓？他不说话，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，顿时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、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屋：各位听众请注意，各位听众请注意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两点播放重要新闻，请注意收听……

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，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。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，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两点？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，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起来。他盯着那参谋的小

瘦脸，低声问：会有什么事呢？会有什么事？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，低声咕咕着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班长进屋后，看了我们一眼，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。我们都盯着他看，他说：散会吧，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，给家里写封信吧。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，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，两个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，我们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，知道他们俩又研究国家大事去了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班长走了，刘甲台为了王，他说：要打仗了，肯定是要打大仗了，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弟兄们，准备着上战场吧！

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，打仗好啊，我太盼着打仗了。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，政治上不受信任，见人矮三分，自卑得很，上了战场，用勇敢、用鲜血洗刷耻辱，让他们看着，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，不怕牺牲，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牌子，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，挺起胸，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。我甚至想象到了自己英勇牺牲的情景，像董存瑞炸碉堡，像黄继光堵枪眼……我被自己感动得眼睛潮湿了……

熬到下午两点，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。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，一拧开开关，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。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里去替班长买的，遵班长嘱咐开了发票。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，班长悄悄地对我说：毛主席死了。

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蒙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毛主席怎么能死呢？谁都能死，毛主席也不能死啊！

两点还没到，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。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，先是周恩来死，接着是朱德死，但他们死时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，看来毛主席真死了。看战友们的神情，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。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，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。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。哀乐完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：……

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，去查当年的报纸也太麻烦，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，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。

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，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了在地上，跌得粉碎。然后他就去找笤帚、撮箕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。当时我就感到这个杯子



碎得没有道理，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。他是那样吝啬的人，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，双手攥着杯子，怎么会掉在地上呢？这分明是表演，而且是拙劣的表演，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，说他对毛主席阶级感情深。

毛主席死了，上级立即发来命令，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原来我们只有枪，没有子弹，进入一级战备，马上就发了子弹。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，每人发一百颗子弹；用冲锋枪的，发一百五十颗子弹。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，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，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。上岗时，子弹上膛，一按扳机就能放响。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，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。我们单位人很少，营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紧密相连，村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院子里来，有来借工具的，有来找水喝的，还有几个姑娘，跟我们的几个干部谈恋爱，进出我们营区，就像到自己家似的。进入一级战备，领导给我们警卫班下了令，老百姓一律不准进营区。我们执行命令，把老百姓堵在门外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意见，但那几个姑娘有意见，有意见也不让进。紧张了两天，等毛主席的追悼会开过，大家就懈怠了。尽管上级还没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，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，说是怕出事。交了子弹，我们就更加懈怠了。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，匆匆忙忙地去

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尽管信号微弱，画面跳动、扭动，几乎没法看，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。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，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，他们就发牢骚；还还“军民团结如一人呢”，还还“军民鱼水情”呢，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！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，30年代入党的就有四十多人，省里、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，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，不好惹的。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，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，然后开大门放人。我们一开大门，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

毛主席死了！这句话、这个事实，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，连我这样的草民百姓，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，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。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，毛主席死了，天并没有塌下来，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，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错。现在，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，但许多人、起码是我，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，许多人、起码是我，想起毛主席，还是肃然生出若千的敬意。毛主席之后，在中国，再也不会谁像他那样，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，影响千万人的命运。
(完)

古镇家园旧事杂忆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任友谅



任友谅行书七言联立轴纸本。款式：丁亥閏四月，半龙任友谅；印鉴：臣任友谅（白文）、友谅（朱文）；录文：书体遒流通汉，诗怀清畅发吴歌。

(上接9月20日第9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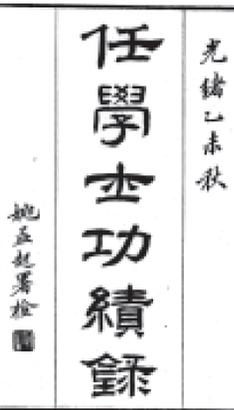
袁枚倡导女子作诗，曾招收女弟子数十人，有《随园女弟子诗选》六卷。吴江竹溪诗社的诗人如郭馨，不但与才媛唱和次韵，而且为闺秀诗集佳作分别撰写序跋。女诗人的诗作和序跋，一并收录在吴江诗人任兆麟伉俪编选的《吴中女士诗钞》中。这些女子大多有良好的家学渊源，竹溪诸子在上述书信集中，论及她们的聪明颖慧，赞叹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她们的诗歌丰富多彩，或自抒胸臆，表达身受礼教束缚之苦；或触景生情，怀念异乡的夫君，其诗悲天悯人，情感真挚而热情澎湃。这些诗作讽喻社会，但又往往做到怨而不露，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社会价值。

上述吴江名士书笥翰墨集锦的收藏渊源，还要从笔者的曾祖母和外曾祖父说起。外曾祖父钱崇威是吴江人，书法家，清光緒三十年中进士，殿试入翰林。建国以来担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。我每次回家乡探亲，到上海南昌路钱府拜访他时，最爱听他讲他亲历的三朝见闻。记得我有一次见到外曾祖父时，他给我看上述书笥翰墨，这是经过我曾祖母之手保存下来的，原装旧裱，古色古香，品相完好。这些保存至今的古人书札，本身就是一部十分珍贵的书法翰墨集锦，其书

法、文笔、乃至信笺的纸质、套色、图案设计，都是那么的精美绝伦。他告诉我，我的曾祖母的诗写得好，家乡人称他们俩是姐弟诗人。临别时他写了一幅字给我：“静娟姐遗诗《菊影》一首，全忘之矣。《于归》一首，只记前四句。《送外子苏垣应试》一首，只记“停船莫近寒山寺，怕有钟声搅客梦”。其他如《戏殷表妹初嫁》等诗，仓促间亦回忆不得。”落款是“一九六五年大雪前三日友谅外曾孙留笔存雁老人并识”。这幅中堂墨宝，也是这位百岁书法家的最后手迹，至今一直悬挂在我的书房正中墙上。

亨复堂房屋建在退思园之前，在清代属任姓祖传房产，属任艾生所有。悬挂着亨复堂匾额的正厅宽敞宏亮，也是家族成员举办红白喜事的聚会之所。记得亨复堂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有一次宣卷，正厅座无虚席，热闹非凡。宣卷作为一种雅俗共赏、老少皆宜的民间文艺，兼有娱乐和德育的功能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，但在上世纪40年代的江南乡镇仍广为流传，所到之处，为百姓所喜闻乐见。据称宣卷是由唐代僧侣的“俗讲”、宋代的“说经”及后代的戏曲、杂剧影响发展而来的，到了明朝，始用“宣卷”称谓，刊本行世。宣卷有唱曲和戏曲片段，演唱时要击打木

鱼、磬子来控制节奏，用二胡、笛子、琵琶、扬琴、笙等丝弦乐器伴奏。那时候同里的宣卷已有女子加盟，打破了一向只有两个男子宣卷的格局。记得有一位女宣主，仪表谈吐很有风度。她博闻强记，伶牙俐齿，说唱弹唱，样样了得，因而模拟场景，绘声绘色，塑造人物，惟妙惟肖，深受听众喜爱。同里古镇的其他民间文艺种类繁多，如评弹，一般是男女搭档，就有许多流派唱腔，可谓万紫千红，不一而足。
(未完，剩余部分将于10月18日刊登 敬请关注！)





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集团 IU Health Physicians

Family Medicine
家庭医学
Sports Medicine
运动医学

317-890-5500

9650 E Washington St, Suite 100, Indianapolis, IN 46229

周一, 周四: 7am - 7pm
周二, 周五: 7am - 12pm
周六: 9am - 1pm

毛海洪 医生

Haihong (Henry) Mao, M.D., M.S.



周末看病，方便病人
一站式服务，快捷省力
(化验，各项检查，取药)

《蘇鴻堂》SUHONG CLINIC

Acupuncture & Chinese Medicine

营业时间：请预约 Appointment only,
317-426-8862 & 317-340-4049

Email: shclinic@gmail.com
4010 W 86th St, Suite P,
Indianapolis, IN 46268
(Michigan Rd. 往西两个红绿灯，路北)

本店由执照中医师萧苏红辩证施治。主治：中医内、妇、儿科及各科杂症。治疗包括：针刺、温灸、火罐、中药、熏蒸及按摩等。

《iTalkBB电话》《魅力中国电视》印第安纳特约经销商 联系人 Richard Huang 317-457-5068

房產中介
Vital Equity Realty
房屋貸款
Optimum Mortgage
金融理財
Financial Planning

陈潇

Chen, Xiao
317-529-5562
investindy@vitalequity.com

维修服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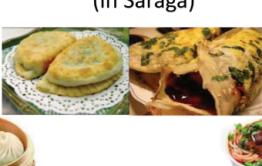
Bin's Maintenance Service, LLC

十余年印第安纳州店
铺装修、住宅建造、
维修经验。精通水、
电、木工、抽气回风，
擅长解决疑难问题，
精装修地下室。

317-987-8758

Asian Snack

3605 Commercial Dr.
Indianapolis, IN 46222-1681
(in Saraga)



天津小吃

317-297-1072